#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儒學上

徐文遠　陸德明　曹憲許淹李善公孫羅附

歐陽詢子通　朱子奢　張士衡

賈公彥李玄植附　張後胤　蓋文達宗人文懿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子子儒

敬播　劉伯莊子之宏　秦景通

羅道琮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

氏道消海內版蕩彜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
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
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
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
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
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
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
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二年詔

曰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兹自八卦初陳九疇攸叙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啟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于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争禮樂陵遲粤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内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刋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兹二聖道著羣生守祀不修

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
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
慕嚮儒教聿興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
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
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
宿于閣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
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

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殿内講論經義商畧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名勲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館學士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為先聖顔子為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為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士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合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

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内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

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

堂其尊重儒道如此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恡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

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玄宗在東宫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為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秘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

文遠日閲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奥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為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

陸德明魯達為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駮諸家又出已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後越王侗署為國子祭酒時洛陽飢饉文遠出城樵採為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倐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為義衆

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為伊霍繼絕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為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虛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內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寃恥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躓墜家聲

行迷未遠而廻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畧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稟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

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為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為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吳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大

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于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
衆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獨
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
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為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
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孔褒俱會門下
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
其子為漢王署德明為師就其家將行束修之禮德明
恥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

遺痾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臯杜絶人事王世充平太
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
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
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
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為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
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
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
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

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為秘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衛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為十卷煬帝令藏于秘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為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

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錄以問憲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為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

累補太子內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為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于秘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秘書郎乾封中出為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為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於代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為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

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子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迹之直通慕名甚銳晝夜精力無倦遂亞於詢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丁母憂居喪過禮起復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門外直宿在省則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嘗啟齒歸家必衣縗絰號慟無恒自武德已來起復後而能哀慼合禮者

無與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家人冬月密以
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徹之五遷垂拱中至
殿中監賜爵渤海子天授元年遷夏官尚書二年轉司
禮卿判納言事為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
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遂忤諸
武意為酷吏所陷被誅神龍初追復官爵
朱子奢蘇州吳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
博覽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秘書學士及天下大亂

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
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
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旨以
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
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
學問卿為大國使必勿藉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
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
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

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弘
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為學士子奢風流緼籍頗滑
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
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
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為掩泣
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
親教當為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

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為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宮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宮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凶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為心腹誅害忠良踈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

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為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為心如其貪惏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說是為人君父當須仁慈為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為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士衡既禮學為優當時受其業擅名

於時者唯賈公彦為最焉

賈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彦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說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名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

令狐德棻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為博士後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授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諮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葷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

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令弟子何如後胥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為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頴達咸在坐文達亦衆焉既論

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授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為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為二蓋焉文懿者貝州宋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

予時以文懿為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為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悦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𤣥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

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顔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徳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户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塡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懐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徳猶茂卧振髙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兹日闕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秘

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
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錄大夫永徽五年卒于家
年九十七高宗為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曾孫
至忠自有傳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
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
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
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

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子儒亦以學藝稱長壽中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為意委令史句直以為腹心注官之次子儒但高枕而卧時云句直平配由是補授失序無復綱紀道路以為口實其所註史記竟未就而終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

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于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為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顔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為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

不獲歷居此職參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緫其類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寮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為太甚必期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為不可

詔從之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錄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為二十卷奏之賜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為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畧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為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

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子之宏亦傳父業則天時累遷著作郎兼修國史卒於相王府司馬睿宗即位以故吏贈秘書少監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暐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為漢書學者又有劉納

言亦為當時宗匠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宫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宫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說儲宫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来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為興州刺史勣於

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道

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為時所稱尋卒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考證

儒學傳下郡五十員○新書作四十員 臣酉按上郡六十中郡五十以遞而降則下郡四十員當以新書爲是今改正

國學增築學舍國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臣酉按新書云三學益生員謂國學太學及四門學也舊書下國字當是太字之訛蓋上句言國學增築學舍下句言太學及四門學增置生員不言國學者蒙上省

文也必無獨遺太學之理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儒學下

邢文偉　高子貢　郎餘令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韋叔夏　祝欽明　郭山惲

柳冲　盧粲　尹知章孫季良附

徐岱　蘇弁兄衮冕　陸質

馮伉　韋表微　許康佐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

膳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

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為先所以屢闕
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最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
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
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其後右史缺
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
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
學士載初元年遷内史天授初内史宗秦客以姦贓獲
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

境文偉以為殺已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為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敎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為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情義特深及融為申州陰懷異

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為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内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業中蔚之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稱為二郎楚之武德初為大理卿與太子少保李綱侍中陳叔達撰定律令後受詔招諭山東為竇建德所獲脅以兵刃又誘以厚利楚之竟不為屈及還以年老致仕貞觀初卒時年八十餘令父知運貝州刺史兄

餘慶高宗時萬年令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遺後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衆欲自焚長史裴照率官屬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性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因收僧

按問果得詐狀孝敬在東宮餘令續梁元帝孝德傳撰孝子後傳三十卷以獻甚見嗟重累轉著作佐郎撰隋書未成會病卒時人甚痛惜之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閭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愿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

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毁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歴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脩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畧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秘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兖州

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稾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

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宫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從焉紹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隷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

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于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鈌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

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将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刋定訖然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

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贈兖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縚太常卿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説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宫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禄大夫歴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戸尋以匿忌日為御史中

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治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

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内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褘衣第二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褘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褘衣助祭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

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世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

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為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

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為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為祭天地未得為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

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治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

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别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

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郎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揺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揺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賔客則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

宗明二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宫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祼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不

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按此則祭圓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

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

夫壻者咸為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歷賢良入用惟兹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後入為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

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為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渉規諷怒為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貯

古今八索九丘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其豫遊式宴朝彥旣乖驩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兹鯁直賜時服一幅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為國子司業卒于官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為河北縣長

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説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響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禄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疋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為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

為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别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為外職至先天初冲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冲

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疋五年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代孫祖彦卿撰後

魏紀二十卷行於時官至合肥令叔父行嘉亦有學渉

高宗時為雍王記室粲博覧經史弱冠舉進士景龍二

年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已所生

深加忌嫉勸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

供服用粲駮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

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

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後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

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
與齊戰衛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以免衛
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
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若以假
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
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
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
例足得豐厚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

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自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
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
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
王自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册
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
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期蓋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陛下以滕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
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安樂公

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禄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法將來作則羣辟者也帝竟依粲所奏公主大怒粲以忤旨出為陳州刺史累轉秘書少監開元初卒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

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凉武昭王為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為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為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為事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説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

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慍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禄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為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為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問無不通難莫能詘大歷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為復禮鄉尋為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為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

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怯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

蘇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良嗣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弁少有文學舉進士授秘書省正字轉奉天主

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狥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邑儲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賦平拜監察御史歷三院累轉倉部郎中仍判度支案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仍命立於正郎之首副知之號自弁始也承

延齡之後以寬簡代煩虐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已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敘定班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自己白宰相請依舊故為儒立彈之旋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河州司戶參軍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録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臯得起

為刺史授滁州轉杭州弁與兄冕衮皆以友弟儒學稱
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
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貞元
二十一年卒于家衮自贊善大夫貶永州司户叅軍敕
蘇衮貶官本緣弟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所在
勒迴任歸私第衮年且七十兩目無見已逾年以弁之
故竟未停官及貶上聞之哀憫故許還家尋卒初冕既
坐弁貶官或有人言冕才學上悔不早知業已貶出又

復還袞雖於再追冕乃止

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為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宗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宮執誼懼質

己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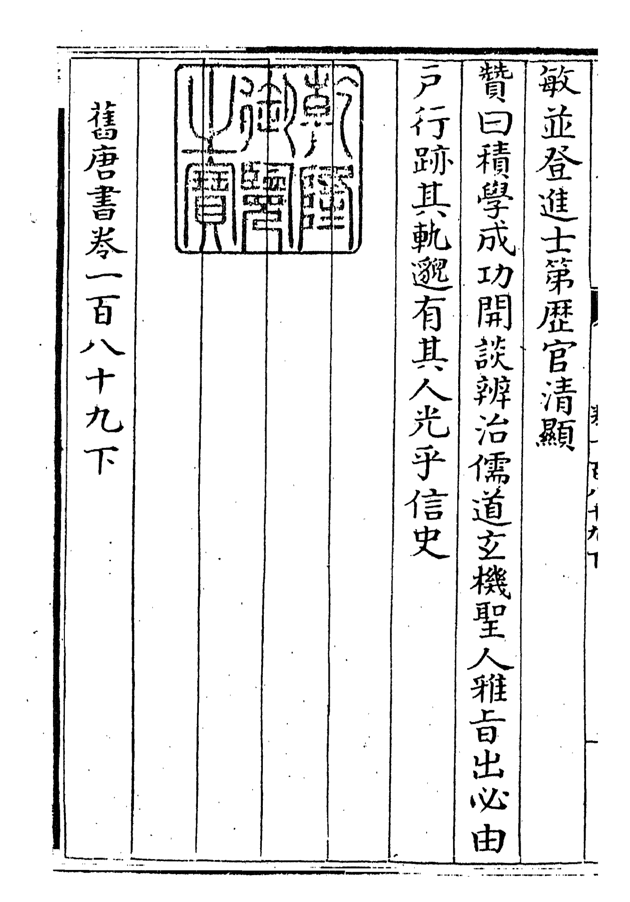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于京兆少有經學大歷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已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為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

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闕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為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别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為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

部尚書子葯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尚書郎
韋表微始舉進士登第累佐藩府元和十五年拜監察
御史逾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遷左補闕庫部員外郎
知制誥滿歲擢遷中書舍人俄拜戸部侍郎職並如故
時自長慶寶歷國家比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
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
遇恩渥盛於一時卒年六十表微少時尅苦自立著九
經師授譜一巻春秋三傳總例二十巻子蟾進士登第

咸通末為尚書左丞

許康佐父審康佐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以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或怪之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始知其不擇禄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遷侍御史轉職方員外郎累遷至駕部郎中充翰林侍講學士仍賜金紫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皆在内庭為戶部侍郎以疾解職除兵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撰九鼎記四卷弟堯佐元佐堯佐子道



敏並登進士第歷官清顯

贊曰積學成功開談辨治儒道玄機聖人雅旨出必由戸行跡其軌邈有其人光乎信史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考證

祝欽明傳天地合精夫婦判合○原本脫天地二字今據漢書增

后無祭天之事○臣酉按上下文不接疑有錯簡或是衍文

蘇弁傳或有人言袞才學○臣酉按上下文義袞當作晃新書亦云又有稱晃才者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上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舉人臣周文彬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

文苑上

孔紹安子禎孫若思　袁朗弟承序利貞孫誼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蘊古

劉眘之弟子延祐兄子藏器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從祖弟審言　盧照鄰

楊烱　王勃兄勮勔　駱賓王

鄧玄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

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别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鬱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輯洽不獨子建總建安

之霸客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虵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横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煇爍古今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賁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絶若隋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

羽自成華彩置之文苑實煥緗圖其間爵位崇高别爲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爲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弟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爲孫

孔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恱拜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絹布等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卷子禎高祖時為蘇州長史曹王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

為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温子季詡早知名官至左補闕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

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彥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别駕皆以宗室為之不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别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别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禄

大夫賜絹百疋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封梁郡公開元十七年卒謚曰惠

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祕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為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祕書

丞陳亡仕隋為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為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敕給其喪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為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静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為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

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郡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為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疏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

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詔命婦會於別殿
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
所自可備極恩和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輕陳
狂瞽帝納其言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
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
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
即位以侍讀恩追贈秘書少監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
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

右將軍豫章太守沖沖生司徒從事中郎駞駞生琅邪內史質質生丹陽尹宗公長史豹豹生宗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宗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察皆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為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叔父憲仕陳皆為陳僕射叔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琅邪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為佐命鄙之不

以為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囑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禄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説之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為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

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山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王友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唯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

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爲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德仁弟子紀㪚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㪚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並爲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爲延州叅軍事後累

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自序援翰便就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為越巂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為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尋轉太子舍人未幾卒有集十卷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點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

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為耻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内史舍人更令入内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疎絶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為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為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

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丞揚州録事参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為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嶲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謝偃衞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

姓謝氏偃仕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偃嘗為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詔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為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偃又獻惟皇誠德賦以申諷曰臣聞理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臺璇室為麗而不悟

嗚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為華而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為己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為無危及其疑也則顧盼皆讐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為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主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己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己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為己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何患

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為堯舜暮失之則為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遷覿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懐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唯賢是授唯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聖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謟佞斯奬搆崇臺以造天穿深池以絶壤厚賦重歛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

戛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
人無放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
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悅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
庶俱殘喜則隆冬可熱怒則盛戛成寒一動而八表亂
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爲佞茍承顔
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
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
鏡崔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

既兄日而姊月亦父乾而母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實榮辱之由己語羲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此而生侈心因茲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玉帛階陳得必有兆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而偃善作賦時人稱為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為湘潭令卒

文集十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曽孫也祖縚北海郡守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及長博聞强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

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范中行秪以衆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併吞天下之心士女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而遁隱

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信明頗蹇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子冬日則天時為黃門侍郎被酷吏所殺

張藴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時務為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

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

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王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玆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

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强而治其亂申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鑑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

翕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

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

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兹在兹唯人所

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

除大理丞初河内人李孝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藴

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

萬紀刻藴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

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决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藴古始也

劉胤之徐州彭城人也祖褘之後魏臨淮鎮將胤之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為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録奏上之封陽

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為楚州刺史卒弟子延祐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為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寘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

得全濟者甚衆出為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戶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候鄰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為害滋甚延祐遂為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㣲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

州司馬藏器子知柔開元初為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

避玄宗名改子玄自有傳

張昌齡兾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

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

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詣闕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

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悦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

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軌以副

吾所取也乃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尋為崑山道行軍

記室破盧明月平寇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為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奏引於北門修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

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為游安令尋徵為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讐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讐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讐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

學士以校理之行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為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暐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

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為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為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

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又撰續文選十三卷兄允忠垂拱中為天官侍郎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元思敬者總章中為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為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敕令有

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㾦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辮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

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遽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齊聃善於文誥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敕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蘇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睿宗即位追録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

登進士第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為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審言審言進士舉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

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戸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戸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為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為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為墓

誌劉允濟為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修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次子閑閑子甫别有傳

盧照鄰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曽謂羣官曰此即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

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為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别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壽中為隴州刺史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别立節

文敕下有司詳議炯獻議曰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

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能斷

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節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

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虎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

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

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
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
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
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
同王之衮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
之甚也又𥘉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
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
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

大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幾所請𡎺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宫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𡎺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𡎺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無何卒官中

宗即位以舊寮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開元中說為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

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凋喪堅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

纁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爲然虔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初與徐敬業於揚州謀叛父子伏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

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荅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勔勮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嶽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鷄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鷄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

不令入府久之補虢州叅軍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
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
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為雍州司戸叅軍坐勃
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採
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勮弱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為鳳閣
舍人時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
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相相顧失色勔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勔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勔坐與耀善并弟勔並伏誅勔累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勔勔官位福時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勔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烱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

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果如其言勃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絶衆於推步歴算尤精嘗作大唐千歳歴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

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歷之數也自黄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常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絶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

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有兖州人郄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為頓丘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辯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為口實則天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時談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為鄧渴為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

刺史召拜麟臺少監重為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為道王子諲妻又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答而不以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考證

張藴古傳禍生乎無妄○禍原本誤福今從文粹改

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原本人誤文以誤與今並改正

王勃傳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隋短祚○臣酉按下文云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故不可承之據此則合字上當脫一不字今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考證